

# 北京孔德學校旬刊

通信處：北京東安門北河沿北京孔德學校旬刊社

本期每份售銅子八枚

1,7,1925.

第十期

星期三

## 外國人的放肆和中國人的不掙氣

顧頌剛

一個月來，英日兩國人把我們中國人屠殺了無數，中國人氣憤極了，大家要復仇雪恥。反抗暴力固然是一件好事情，但大家亦須平心的想一想：爲什麼他們敢用暴力來壓迫我們？爲什麼他們會得輕看我們到這個地步？

一想到了這個問題，就要立刻作出一個回答：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不掙氣所致。

譬如鴉片戰爭，確是由於英國人私賣鴉片的無恥行爲而來，但中國人若是有志氣，大家不去吸他們私販的鴉片，中國如何會得有這次的大失敗！再從他方面看，中國如果有得力的軍隊，確可以同他們戰鬥，也如何會得有這次的大失敗！所以鴉片戰爭，在英國是無恥，在中國是不掙氣。

自從鴉片戰爭，直到現在，已有八十五年了。在這八十五年之中，外國人在中國的氣餒一天高似一天，中國人不知道受了多少損失和氣惱；論理，我們是應該發憤爲雄，從此掙氣起來來了。但中國民族竟

是生成的不掙氣的民族，懶惰的性質入了骨髓，受了人家的氣，當時雖難過了一番，不久就忘記得乾乾淨淨了。所以八十年前的兵是稀精，到了現在雖則已經多出了一百多萬的兵額，可還是這樣的糟。至于吸鴉片的人的增多，督軍們的逼了人民種煙，弄得罌粟花開滿了平疇，那是更可令人痛哭！

這次的慘劇起於上海的租界，是大家

## 本期目錄

外國人的放肆和中國人的不掙氣

顧頌剛

今日我們中國青年學生的責任 申卞襄

叫化子..... 王春書

名譽..... 陳君福

海邊..... 李錦琪

黃昏..... 沈蘭權

漁家..... 沈令瑩

母親..... 王靄芬

野鷹歌..... 孟堯松

築巢..... 陳彝壽譯...

齊可君之死..... 張定釗

附：兒童文藝及兒童畫第二期各一張

知道的。這次的慘劇爲什麼會得起于上海的租界？恐怕大家不盡知道吧。總說一句，這次的慘劇的真原因，還是由于中國人向來的不掙氣。我現在就把這個意思草成此文，算做“外國人的放肆和中國人的不掙氣”的一個例。

鴉片戰爭之後，中英兩國在南京講和，定了一個條約，喚做南京條約。其中第二條說道：

自今以後，大清大皇帝恩准大英國人民帶同眷屬，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許大英君主派設領事，副領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有商度者宜以公文往來，令英人按照下條開叙之例清楚交納貨稅鈔餉等項。

這即是上海租界的來源。在這條文中看，可見：(1)上海是一個貿易通商的港口，英國商民寄居的地方，並不是割給他們的地；(2)英國派設的領事是“專理商賈事宜”，命商人交納貨稅鈔餉的，並不是地方長官。

這次的慘劇，是中國人散放傳單，攻擊慘殺中國工人的日本工廠，走到公共租界（英租界，美租界所合）時，給英國巡警捉進巡捕房；許多人到巡捕房去，要求把散傳單的人放出來，英國巡警舉鎗就放，打死了十一人，傷的很多。試問散放傳單和英國的通商有什麼關係，他們爲什

麼要把散傳單的人捉去？巡捕房是歸領事團管的，領事既專管商業，爲什麼竟有放鎗殺人的權力？

易傳上說得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我們也可以套着這句話而說道：英國人和日本人敢在中國地方殺中國人，決不是一天一晚的原因，這原因是已經埋伏了好久了；只因為我們中國人不掙氣，不能早早去辨正牠，所以這次的慘劇就加到我們的身上！

今將上海租界的歷史試叙如下：

自從訂了南京條約之後，中國指定給他們的居留地原是很小的，只在黃浦江邊占了一角；但不掙氣的中國官吏怕他們，他們要推廣多少就是多少，所以地方漸漸的大了起來。本來指定給他們的地方，是專做外國人的居留地的，但是不久太平天國的革命軍起了，不掙氣的中國人民都要逃到他們的居留地，算做自己的安樂窩，於是他們設起工部局，巡捕房，練起警察來了。設立工部局，大規模的舉辦市政，地方上的開支增多，於是住在那裏的中國人也要一律納稅。名稱上既定爲租界（法界竟直稱爲法國市鄉），實際上也已有了獨立政府的雛形。

那時他們的勢力雖漸漸張大，但他們的心還不是十分貪毒的：英國領事某主張工部局員的俸金應由中國政府發給；工部局長某提議把上海開放爲自由市場，凡華

洋人民之有公權的都有選舉權，英國公使某又說工部局沒有徵收華人稅捐之權。他們的意見雖儘有衝突的地方，到底看中國人還像個人。

工部局中收了華洋人的稅，建造了許多公園跑馬場，華洋人原是一律看待的。但不掙氣的中國人太沒有公民的訓練了，到了公共地方，只是任意妄為，採折花木，赤膊喧呼，他們耐不住了，便在門口挂上一牌，寫明“華人不得入內”；於是中國人納了很重的市政稅，竟不能得到市政設備的享用。

工部局的性質，本和我們市鄉自治的市鄉公所一樣，完全是民選機關。局內設總董一人，董事十一人（或稱為議員）；凡是納稅較多的居民，都有選舉權。因為英租界後來改為公共租界，所以美，德，日本諸國人都可當選為董事。他們本來沒有拒絕中國人的意思；但是不掙氣的中國人的頭腦太糊塗了，一來不懂得什麼叫做自治，選了可以得到什麼權利，二來以為這是外國人的事情，我們中國人不必參預，因此不曾加入。外國人心中倒過不去了，在局中設立幾個“華董”的名額。但華董既不由華人選舉，而這班不掙氣的董事又不懂得董事的責任，都看作一個挂名的差使。因此，這個名目後來又取消了。近來中國人漸漸醒悟起來，知道工部局和自己原是有切身的關係的，向他們要求選舉權。可憐不掙氣的中國人久給外國人看不

上眼了，他們那裏肯答應。竭力和他們爭，結果，只爭出了三名沒有實權的顧問。

我們想 在中國的地方，在收了中國人的稅而設立的工部局管轄之下，竟由收了中國人的稅而設立的警察放鎗殺中國人，毫沒有顧忌，這是什麼道理？這不是中國人的不掙氣所縱容而成的嗎！

起先，住在租界上的中國人犯了罪，都交與中國官吏逮捕審訊。這原是很正當的辦法。不幸這班差役太沒有程度了，常在租界上陷害良民，縱容罪魁。官吏的程度也未必比差役高，常常接受了賄賂，做出許多不公平的判決。外國人看不過，不免發生抗議。一八六四（同治三）年，太平天國給清兵借了洋兵的勢力而打平了，不久，英國領事就借了助戰的功勞，提議由中國政府在租界上設立會審公堂。清廷正在感激之中，那敢不依，會審章程就議定了。當由中國派了同知一員，會同外國領事審判。但公堂上管的只限于小案件，重大一點的仍歸上海道及上海知縣辦理。可恨派到公堂去的中國同知不掙氣，沒有法律的智識，所以又給外國人漸漸的瞧不起了。

他們既經瞧不起中國官，就開始奪取司法的權柄。第一步，凡是中國官出的拘票，非經領袖領事簽字，不得在租界上捕人，於是中國官就失去了逮捕權了！第二步，從枷杖到徒刑的罪名一律收歸公堂執

行（以前徒行以上的罪名，是由上海知縣判次執行的），於是中國官又失去了執行權了！第三步，律師西捕到堂辯證，概用西語，引西律，再譯為華語，於是中國官就降居了陪審的地位，實際的權柄都操于副領事之手了！在章程上，華洋原是平等的，可憐不掙氣的中國官只做了土木偶！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三日，上海城光復，公堂中人員星散，押所中男女犯大鬧。領事團借了這個機會，就令巡捕房派警接收。他們在公堂中立了一個監察處；裁撤原有的中國差役，代以英國巡捕，於是這公堂完全在英國人的勢力之下了！那時恰恰有一個不掙氣的上海道劉襄蓀自己逃到租界，把庫中存款三百多萬交付與領袖領事，他們很歡迎，就把這筆款子充做了公堂經費。從此以後，會審公堂用的是中國人的錢，可是沒有中國人的分了！

我們看他們有了工部局做行政機關，有了工部局董事會做立法機關，有了會審公堂做司法機關，他們什麼權沒有？他們什麼事不能做？

然而回想他們的權柄的來源，工部局是因中國人前去托庇而設立的，工部局董事會是因中國人不管事而他們纔攬權的，會審公堂是趁中國的擾亂而搶得的。要不是中國人不掙氣，他們如何能殼放肆到這個地步！

中國人永遠不掙氣，他們就永遠攬權。他們永遠攬權，中國人就永遠受苦，可憐的

中國人呵，你們受了這般的苦，還不想自己掙氣起來嗎？你們且慢一點恨別人，還是先把自己辦一個縱容之罪吧！

寫完這一篇，翻開本月二十六日的申報，看見以下的一個電報

使團今日會議滬案，昨華照會及修改不平等條約。某某國以華會決定先開司法會議，關於此案，列國可以容納在司法委員調查後再商。英使謂國際地位須自己振作，人家自然承認。今各省百為制度，軍人干涉司法，中央命令不及地方，於此種現狀，欲取得國際上最惠地位，試問歐美各國國內現狀有如中國今日乎！其他各國則謂中國一方力爭國際地位，努力修改不平等條約，但望內政要做個樣子。體面是人家公贈者，非要約就能致者。結果，決覆一空洞照會。……

十四，六，三十。

## 今日我們中國青年學生的責任

申卜襄

一般青年學生，都知道埋頭伏案，辛辛苦苦的忙個不了。可是一天一天的過去，時候真是過得容易，現在這民國十四年的光陰又過去一半了！一般畢了業的學生，經過這五六年的勞苦生活，一旦得了尺方的文憑，就歡喜得手舞足蹈，終日談些談諧的話，來開自己的快樂。啊！不錯的，從我個人的耳聞目見，大都是這樣的，大

家知道，我國的國運太危殆了，環境太惡劣了，學生的責任是不是沒頭沒腦的讀書就算了事呢？不是的！決不是的！我覺得我們中國今日的學生，應該努力救國，這才是我們真正的責任。本來責任這兩個字，範圍非常寬泛，大凡一人從呱呱墮地以後，就有一個責任放在自己身上了，但是對一事有一事的責任，種類繁多，責任與責任之間，亦不少矛盾決裂的地方，如果不分主從，不審緩急，不權輕重，一味含糊做起，那就不免倒行逆施，貽害國家社會，到了鑄成大錯，身敗名裂，實在可惜得很啊！因為盡責任不盡是為善，亦能為惡，總要看所盡的是什麼責任罷了。人類生息在國家制度之下，種種作為，都免不了受政治的支配，換句話說，就是國家強盛太平，我們都享幸福，國家衰弱擾亂，我們都受痛苦，所以無數責任裡面，有一個責任是大家所共同而且最關重要的，就是‘政治責任’。這種責任若在強國的國民，可以叫做‘創造’或‘建設’，而在我們這種將亡未亡的國家裡面，只能叫做‘救國’。所以我們國民全體共同的責任是救國，不論各個人負任何一種責任，都要拿‘救國’來做前提。我們學生，是有知識的國民，這種責任自然要比一般國民重大些。我們總要抱‘匹夫有責’主義大胆去幹一下，和障礙物去決戰，不管什麼危險不危險，有這決心，總有打破惡勢力的一日，國家也就有救了。如果自甘暴棄，畏首畏尾，徘徊不

前，那末，這種不良的現象，不消說一定要使你懊喪到了萬分的。唉！活潑潑的青年，智識豐富，血氣方剛，竟亦抱‘萬事不管’主義，那末國事日壞，還能埋怨別人呢？諸君想想，我們求學，到底所學何事？不錯，各種教科書裏面，固然不盡都是說‘政治責任’或‘救國’這一類的話，但是一切科學的極則，都不外是為羣衆謀幸福的。所以我們要拿救國做前提，求學不過是手段罷了，再顯淺一點說，我們為救國而求學，所得的才是真學問，否則是假的學問。由此說來，我們青年學生的責任，主從輕重的所在，就清楚了。無論是學者，是老前輩，總是一樣負擔的。怎樣是叫做救國呢？是不是拿着鎗炮來和他們打個落花流水，就算是救國呢？不是的，這簡直是蠻爭獸鬥了，你想我們當做學生的時候，手無寸鐵，那裏能敵打他們呢？那豈不是白送一條命呢？說到救國的方法，雖是很多，但是只有一條路，那一條路呢？就是剷除軍閥勢力，實行良好政治。若是當然免不了用革命手段，以期望革命事業的趕快成功，使中國早開始於建設的工作，那末，就要聯合起來，一齊幹革命事業。至於中國在這種狀況之下，是不是要革命？大家想想就可明瞭，用不着我來囉嗦了。現在我們要做學生，是想做一個好學生，為社會的健兒，為主義的實行家，為救國的奮鬥，為人類求幸福，那末；這是真正愛國的學生，也就是我所希望於大家的。一九二五，五，於北平。

## 叫化子

王春書

記得去年清明那一天，我約了幾個同學去朝陽門外踏青，因那日天氣也很好，人人心裡都充滿了和平的愉快。大家一邊談着話，連車子也沒坐，就一直向東走去。不知是我們走的太快呢，還是人數太多的原故，竟使那道旁兩個叫化子非常注意，爭先恐後的趕來，同討債似的跟在我們背後，口裡喃喃的叫着。其中與討債不同的地方，不過是我們心裡沒有債務者見了債主那樣的畏怯罷了。所以他們雖是喃喃的叫，但我們還是毫不介意的儘管走。

“我素常是最好多事的人，”我一邊這樣想，‘這兩個公共的叫化子，要大家負責任罷，反正討厭難過也是大家的，這次我決不管了。”

無論什麼事，理想都是容易，到實行去就難了。誰知我心裡這個堅決的志願，沒有支持到幾分鐘，就漸漸的隱下去了；我那好管閑事的脾氣又一點一點侵上來，于是不能忍受了。心裡立刻想道“還債，還債！”真是不能再聽他那種充滿了討厭意味的可憐言語了，就在腰裡取出兩個銅子，看着大家不注意的時候，從背後偷偷的放在叫化子手裡，他們便離開了。誰知這樣一來我那偷偷的舉動，愈使大家注意了，于是哄然大笑，異口同聲的說道“好，你是一個善人！”登時如同一陣猛烈的飛電向我身上打來，很深刻的刺着我的腦髓。我一邊感到笑聲的冷酷，一邊想着“你是一個善人”這一句

話中含的意義，究竟是誇獎我呢，還是譏笑我？心裡總是不住怦怦的跳。但爲什麼要怦怦的跳呢？是不願作一個善人嗎？是怕人家看見我，給叫化子錢嗎？我自己也不知道。

現在仔細想起來，那時爲什麼這樣不安呢？一定是覺得自己作錯了事，不應該給他們兩個銅子。是的，大家所以笑的原故，也一定說我不應該了。現在想來，那兩個銅子給的究竟對不對呢？哦，何嘗有錯！雖然說愛人不可以姑息，我們既然可憐乞丐，就應該徹底的想法救助他們，爲他們設工廠，辦學校，使他們有相當的職業，以增進社會的文明，萬不可糊裡糊塗的施捨一點東西，使他們愈養成懶惰的習慣，而爲社會之蠹，這樣說來，似乎給他錢是不應該的，但叫化子亦是人類，我們怎麼能不爲他們表同情呢！雖然說他們的凍餒是不勞動所應得的報酬，但社會上一切神氣威嚴的闊人們，難道都是勞心勞力者嗎？我們試想想他們不幸生在乞丐家庭的人，從小沒受過一點教育，沒有得到一點養成生存能力的機會，及其壯時，雖有替社會服務的熱心，我們中國有多少工廠能夠入呢？又有什麼事業他們可以作呢？他們既無膽力去作盜賊，又無運命去作督軍省長，難道他們就應該被天然淘汰而坐以待死嗎？雖然說有些年富力強的懶人變成叫化子，這也不能不歸咎于社會制度的不完美。不然，使人人都飽食煖衣，有了知識同正業，誰還願享那乞丐生活不勞而食的幸福呢？假若我們有

大的能力和資財，不忍目視同胞凍餒，爲他們設法救助，這固然是好；然我們現在若無大的能力和鉅資，我們心裡的憫隱之念，是否還有呢？如果承認我們無鉅資的人也有不忍人之心，那麼我們有兩枚銅子的人，就不許爲盡我們不忍人之心隨分給他們嗎？

總而言之，人類中有這樣的人，是人類的不幸。我們既然關心此問題，就該想徹底的方法救助他們。如果暫時沒有能力，也只好陪着這不幸的同胞分擔些晦氣，爲一時的不忍，也只好隨便給他們幾個錢。

我想眼前的事情，只有依照當下的心情去判斷，更不必推想到其他各方面。

### 名譽 陳君福

“我是受人們歡迎的。”太陽很得意的對月亮說。

“是的，但是我也很受人們歡迎。”

“你對於人們有好處麼？人們爲什麼歡迎你？”太陽似信非信的問。

“我一出來，就用我那不冷不熱的光，照耀在所有的地部。照得上天下地，一體光明，就好像個水晶世界。你想，那是何等的美麗呀！所以人們看見我，都很喜歡我，都願意和我在一塊兒玩。尤其是夏天，更有一些人贊美我，並說我是一盞天燈。可見他們看我不僅僅對‘人’有好處，對於‘天’還有好處呢！”

“哦！但是人們都說你所有的光，是我

的一部分。”太陽很和平的說。

“我假使對於人們沒有好處，恐怕我的光就不是你的了吧！”月亮傲慢的樣子說。

太陽聽了，也覺沒趣，只是默默的呆着。正在這個當兒，忽的聽見遠處來了一陣的喧嘩的聲音叫道——

“你們以爲給人們出力是好的麼？是有意義的麼？這兩個傻東西。”星星們聽了他們高聲的誇獎，很忌妒的這樣說。

“是的，是好的，有意義的。”太陽又驚慌又氣的回答。

星星於是大笑特笑的說“好啊！你們這兩個傻子，可惜你們兩個光作的身體，盡給人們作了奴隸！”太陽和月亮也以爲他們說的不錯，無言可答。

星星看了他們的樣子，便說“我看你們從此以後可以不必替人們作奴隸了！”

太陽忽想起一個好的回答說：“好！你們知道嗎？光作的身體，是不斷發光的。”

星星說“咳！……”

晝跑來罵道“星星們最是可惡，無論什麼事，總是他們來破壞，你們不要因爲自己不中用，就來忌妒他人啊！”

他們正在爭論的時候，夜慢慢的走來說道：“喂！你們大家看看，誰在那里嗤笑的樣子羞你們呢？”

太陽，月亮，星星們，晝猛然醒悟似的抬頭一看，便都害臊似的各自溜走了。

哦！原來是名譽在那里羞他們呢！

## 海邊

李錦琪

夕陽西下的時候，一個女郎獨自坐在海邊上，對着這汪洋的大海，將落的斜陽，默默的回憶起往時一件悲哀的故事

在一個夏天將近黃昏的時候，我和伊來此玩耍。那時真是清風拂面，碧柳垂陰，野花滿目。我和伊坐在海邊上閒談，只見海天相連一片浩浩蕩蕩，也不知何處是海，何處是天，那時伊握着我的手，口裏說道“琪姊！你看如此的大海，真像個大的宇宙呀！我們人類不是像無數的寄生蟲在這海面飄蕩着嗎？”我聽了此話，默默無語的回了伊一笑。

現在呢？舊地重臨，風景依然，但是同來的人兒却不見了。

唉，可憐的伊呀！不想在這幾年裏不幸的伊，被環境的壓迫，便把伊那有用的身軀犧牲了。噯，環境的勢力真不小呀。

回憶起伊那玫瑰似的嬌艷，黃鶯兒那樣的活潑，溫和的語聲，甜蜜的微笑，如今呢？一齊完了！

唉，這都是環境的不良呀！多少美貌女郎青年男子，爲了你都弄得不三不四；有的走入了歧路，有的犧牲了一切；這豈不是環境的罪過嗎？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和伊出來散步。一輪明月，掛在當空。伊忽然對我說道“琪姊！你看今晚的夜景多好啊！我們若能常久的都是如此，我也不再希望什麼了。”我聽了此話，回答伊道“我也是如此的希

望；其實呢 理想罷了，將來日久天長，定有個變故的時候。你沒聽說嗎？‘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們將來還不知怎樣呢！現在我們不過是隻乳燕，等到長齊了羽毛，那就各自東西了。”

伊聽了我的話，默默不作一聲，只是緊握着我的手傷起心來，不由我也哭了。那時微風陣陣，吹在海面，一片嗚咽，好似懷人的傷心，水波點點，好似離人的淚痕。

幾隻歸巢的烏鴉，橫海飛過，並且發出牠那得意的叫聲。唉，飛鳥還有歸家的日子！你看大海渺渺，蒼天悠悠，何處是我的歸宿呢？

環境和心情都是時常變動的。回想幾年前，我也是一天到晚的跳着歌着，毫無拘束；現今呢，被困在無情的環境裏，再想求像從前那樣的快樂一天，也不能夠了！唉，將來也免不了要步伊的後塵罷！

天黑了，我要回去了。大海呀，再見罷。

## 黃昏

沈蘭權

黃昏嫵嫵的來了，一切都寂靜着。蔚藍色的空中，蕩漾着幾縷殘霞，映得半天微紅。陽光弱弱的自厚密的松樹空隙中射了出來和那含着生機的花木接吻，滿山的地丁，紫櫻和一切鮮紅的花，都伴着一種美妙的影兒。在這無限春光閃爍之中，似乎他們正含着無窮的希望呢！

歸鴉噪晚，夕陽欲墜。這正是洗衣的



村姑和放牛的牧童，各自回家的時候。他們唱着無調的山歌，帶着活潑的微笑，緩緩的移過了我的眼簾。不多時，歌聲笑聲也漸遠漸微了。

寂寞的我，屹立在萬綠叢中的山上，眺望着黃昏的野景。一隻乳鴉肅肅的飛過來，棲在一株白楊樹上，啾啾叫了兩聲。沉默的霎時。我向這乳鴉問道：你也曉得煩惱麼？你的煩惱是容易化除的。茫茫的宇宙，都含着快樂的種子，你可以自由的飛翔着，尋覓着。至於人——唉！”他似乎解得我的意思，展開翅兒便一徑飛去了。寂寞的我，仍留在這裡。

神思疲倦了，便坐在一塊石上，隨手翻開了友人的日記——這本日記是我的朋友特地寄給我的，爲了告訴我他近來的生活狀況。每日散步時，總携了這本書來看——我正想再看一節，然而這黃昏的美景總是留連着使我看不下去。暮色漸漸自遠而至，一帶似綉紗的白霧也瀰滿了近山遠城。無意中忽然看見日記的上面寫着“我的愛的經過”六個字，我不禁便看了下去。

……清和的早晨 微風吹着，她愛那艷麗的玫瑰花，我用手去折，花的刺，刺傷我的手 滴滴的鮮血

縹緲的野景，在我眼簾裏變幻着，我仍繼續的看下去：

這幾日，她底嬌羞的笑容 漸漸的少了，神情也淡了。我却不知道她更有

相屬了……憔悴的病中，接到了她的一封信，我心中非常欣慰，很珍重的拆開，上面寫道“我的父母逼迫我回老家去，這是很不幸的，我也是極端不贊成，然而他們說不久便可出來的，所以我便應了他們的要求，并請你不要掛念”。我看完了這封信，不禁肝腸欲斷。臨別的那一天，我帶着病，冒着風雪，到車站去送她。唉！那時我完全被愛神所驅使呵！臨別時還贈她一首詩歌，

“曉風寒，吹積雪，晨雞啼落三更月。燕京有客正傷別，執手無言空嗚咽。玉笛聲悠悠，頻催故人發。珍重關山路，一片心情切。明春卜歸程，且莫是落花時節。”

——自此以後，音信全無。病更重了，醫生勸我常常到曠野地方去散散步

一天，朝暾初上，兩個朋友同我到公園去散散心。但見蒼翠的松下，立着一對青年男女，女的便是她。她們並肩絮語，微風拂去衣角輕輕的飄着。毫不曉得後面，却有一個失戀的孤獨者！……唉！如今我更怕了，愛情是空的呵！

○ ○ ○

閃爍的星光，灰白的月兒，在暗藍色的背景裏照耀着，越加慘淡。“夜”漸漸的下來了，一切景象都顫抖着，涼風過處，我覺得有些兒恐怖。

月光之下，覺有許多惡魔圍繞着我，但是心靈爆開了，似乎放出一線光明，立將層層的幻想消滅。不遇心境清寂時，茫茫宇宙越覺得格外空冷。

## 漁家

沈令瑩

漁父駕着漁船，在淺的溪邊，在濛濛的細雨裡，在淡淡的剛要暮的夕陽裡，唱着幾曲清悠的歌兒。這正是九月天氣，蘆花的顏色最好看。西風漸漸的颯緊了，鱖魚也漸漸的沒下去了，他就鼓着雙槳，緩緩的悠然而去。

雨聲住了，風聲也漸漸的住了，窗後隱隱的透進一縷清光來。雲也散了，樹葉上的殘滴，在月下映着，好像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在那裡動着。遠遠弓兒似的月子，掛在柳樹梢頭，田間的水潺潺的流着，幾行翠柳都浸在濕煙裡。這樣優美的景致，好似一幅自然的畫圖。

世間只有漁家，天天在這‘自然的畫圖’裡過日子。

## 母親

王露芬

天晚了，月兒笑了，  
我的眼漸漸合成一線，  
那時候 誰慢慢的唱着，  
用手兒輕輕的拍着我呢？  
母親啊！就是你呀！

天明了，鳥兒噪了

我從甜蜜的夢中醒來，  
那時候，誰微微的笑着，

坐在我的床邊叫我起呢？

母親啊！就是你呀！

疲倦了，病魔到了，

我呻吟的睡在小床上，

那時候，誰一刻不離的，

用柔和的聲音安慰我呢？

母親啊！就是你呀！

遠別了，離故鄉了，

我到他方求學去了，

那時候，誰息息掛念着，

日夜焦心的忘了自己呢？

母親啊！就是你呀！

## 野鷹歌

堯松

歐西有三鳥，鳥上一野鷹。  
嘴彎爪又利 渾身羽毛豐。  
只因腹中餓，高飛在天空。  
侵吞徧世界 尋食到亞東。  
攫去大印度 緬甸入腹中。  
欲壑填不滿，野心猶思逞。  
活捉我中華，啄食不停工。  
中華若睡獅，依然發軔聲

野鷹徒貪食，冥頑而無知。  
睡獅今已醒，瞋目相疾視。  
疾神復怒吼，與世誅公敵。  
彼禽何足誅，揮爪已不支。

羽毛齊散落，健翮復披靡。  
披靡垂雙翼 欲飛飛不起。

哀哀思窩巢，窩巢幾萬里。

雲煙橫隔斷，三島滿風雨。

雄心今安在，投入東海死。

### 鶯巢 Le Nid de Rossignol

法國Théophile Gautier著 陳彝壽譯  
宮邸的四圍座着一華麗公園。

在公園內有各種各色的鳥類，鶯，山鳥，白喉鳥，地球上的鳥類羣集于這個公園中。

春天的時光 鳥鳴聲聽不分清，每樹葉下鳥巢隱蔽 每棵樹是個音樂隊。

但宮邸中有二位麗色的表姊妹唱得比公園裏各種鳥還要好，一名法來蘭德，一名咸石波。她們倆都極嬌美，星期日各穿華服 人且視為天上女。

她們播擲種子與小鳥，唸禱告，讀名家著作和合習音樂數首以度時。她們還有花，親自灌養。她們的生活就在這般青年女子溫柔幽雅的工作過去；她們自居隱蔽，遙隔俗塵 但外人却傾倒於她們。夜鶯和薔薇是難以隱藏的，其歌唱其芬芳往往洩漏他們。我們的兩位表姊妹又是兩隻夜鶯又是兩朵薔薇。

公爵，皇子，爭來求婚，而表姊妹却不厭為青女，不欲聞談婚事。也許她們由天機覺到她們在此世上的使命是來做青女，是來歌唱。

她們幼小時便來此宮邸。她們的居室底窗子朝着公園，她們從前就有歌鳥來搖籃。當她們強能立行時，老人白龍地和—

一宮邸主人的音樂師，即把她們小手弄古小琴的象牙的鍵盤；她們別無戲具，能歌唱先于能講話，她們歌唱猶如別人呼吸這已成她們自然。

這樣教育影響于她們性情特異。她們和諧的童年將她們與喧鬧饒舌的童年分離。她們未曾銳叫過，也未曾有不諧的愁訴出口 她們哭則合符節，嘆則齊腔調。她們得有音樂病 她們舉世別無所愛，承認說，她們尚愛世物 這就是勿浪打和她們的花 她們愛勿浪打，因他與薔薇花相似，她們愛薔薇花因其與勿浪打相似。但這愛情完全是居背景地位 勿浪打僅十三歲，這是的確確。她們最大歡悅在晚間憑窗歌唱，日中所作音樂。

一次五月晚，兩表姊妹合唱複音一曲，較巧之題材尚未得較此尤妙尤妙表達，一隻曲身躲在薔薇樹裏的園中夜鶯狠專心聽她們。他們歌畢之後，夜鶯飛近窗邊，操夜鶯語向牠們說着

“我願與你們一決歌賽”

兩表姊妹答道很願意，即請夜鶯先試歌技。

夜鶯開唱。此是個老手夜鶯。他的小咽抑揚，他的翅翼鼓擊，他的全身抖擻。他的音調幾乎可說和他身子一般生翼。他唱止，自信已得勝。

隨後兩表姊妹歌，她們技能精卓夜鶯的歌與她們的歌並列，不覺薄弱。

夜鶯于是盡力作最後一試 他歌情曲

一回，終結以一陣輝煌，顫動，吹奏似的  
嗚啞，遠出人類音調能力範圍以外。

兩姊妹不讓，因夜鶯的技能吃驚，翻轉  
音樂簿葉，其歌復與夜鶯這般工美，今天  
上樂神聖水先而聽了妒忌到面白。

夜鶯，經了此次決賽，力竭待斃，說  
道

“你們歌唱勝我。我將死，但我有一  
事相懇。我有一巢，巢內有三子，巢在公  
園中大道第三株薔薇樹，請令往取，養育  
他們。并請教以歌唱一如你們。因我將絕  
命。”

夜鶯死去。兩表姊妹哭得好悲痛，遂  
着勿浪打去尋三鶯。一到小鶯長大，她們  
即授以音樂教育。

看小鶯們歌唱，真是可驚奇。他們在室  
內飛來飛去，有的憩息於咸石波頭頂，有時  
停在法來蘭德肩膀上。

兩表姊妹的生活更漸入悄靜地。每晚  
只聞自她們居室透出一種天上曲的聲。但  
她們瘦削顯然可見，她們已變灰白色和白  
珊瑚一樣。她們唱不過數節，額部便呈紅  
色小斑點，非至他們息唱直不退去。

此外，牠們的歌唱較前尤勝，人如一聆  
此強烈，宏亮的聲音發自這樣軟弱的造物，  
不難預知音樂要斷破樂器。

她們自己也領會到此，所以開始重弄  
她們的古小琴，這古小琴因歌唱，她們久已  
棄去。但一夜，室窗方開。園鳥嗚啞，空  
中滿充如許歌樂。她們禁不住唱一複音歌

的挑逗。

這是個鴻雁絕命的歌，不可思議的歌，  
一種燦爛未前聞其玩意兒(quelque cho-  
se d'étincelant et d'inouï)，不可名狀的  
音樂燄火(un feu d'artifice musical  
impossible à décrire)。當她們正在歌  
唱時，紅色小斑點增大異常，幾乎滿蓋頰  
部。夜鶯們視聞她們，帶着非凡的焦心。  
他們振搖翼翅，飛來飛去，不得寧立。最  
後她們歌到音曲的末腔，她們的嗓子已成  
怪異響亮，人不難知歌者已非生物。三夜  
鶯已飛走了。兩表姊妹已死了；她們的靈  
魂和末腔一同飛去。夜鶯們直上天際去送  
此至高的歌與穹蒼。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

Th. Gautier 生於法國 Hautes-Py-  
rénées省之Tarbes，死於巴黎附近之  
Neuilly。青年時即移居巴黎，其大半  
平生也就過活於此。其初習美術圖畫；  
一千八百三十年後方從事文學。他是  
個第二期浪漫派的代表，主張藝術為  
藝術，所以他的是個藝術家(artiste)  
他亦是詩人和批評家。他於詩作，力  
求表現“有形的宇宙”(Le monde  
sensible)詩體沈重，雅緻，清純。詩集  
“Emaux et Camées”為他首要之作。批  
評著作，則吾人宜可稱“les grotes-  
ques”他的小說當推“Le Capitaine  
Francasse”，一是個敘述十七世紀遊  
行戲客隊奇事的材料。其餘則為他在

西班牙，意大利，康斯丁，那波耳，和  
雅典，俄羅斯旅行錄 如“Italia”（18  
52），如“Constantinople”（1854），“Voy-  
age en Russie”（1866）等。

至“le guide de l'amateur au Lou-  
vre”，“Histoire du Romantisme”  
也盡可稱。其他短篇著作，不暇多談。

〔譯者上草短篇“鶯巢”是個浪漫  
小故事，不但原文簡潔可誦，類似仙  
談，有譯述的價值，亦以其合此浪漫詩  
人身分，故于譯文後附誌作者小史數  
語。〕

## 齊可君之死

張定釗

“齊可死了！”“真的嗎？齊可真死  
了嗎？”這是五月二十六日早晨八點半鐘電  
話中悲痛的聲音所報告的消息，和這種完  
全出乎意外的不幸事使我發出的驚嘆。

自從三月以來，齊可君對於七週紀念  
會演中文劇和法文劇的事都非常盡力，我  
豫想她對於這次的紀念會一定有極大的貢  
獻。但是在四月的某一天我突然覺得好幾  
日沒有看見她了，後來打聽了才知道她病  
了，並且不是平常風寒一類的小病。不過我  
相信齊可君的身體在女同學中是最強健  
的，就是有病也一定好得很快的，所以我當  
時也沒有十分注意。後來到了五月初間，紀  
念會已經定在十七日舉行，然而我還沒有  
聽見齊可君高聲說話的聲音，那時候我才  
禁不住有點不放心。五月十七日開紀念會，  
上午雖然大雨，午飯後居然天晴起來，大家

都非常高興，我也便抖擻精神把下雨時疊  
攏了的乒乓桌子打開，四處去找蔣仁裕諸  
君比賽乒乓球。我正在東跑西跑，忽然聽見  
有人說，“齊可來了，”果然不一會我便遇  
見她和幾位同學走過來了，我非常喜歡，急  
忙問她，“你好了嗎？”她沒有回答我，却和  
平常一樣快快活活的對我笑了一笑便去  
了。那時候大家都穿得是夾衣，她雖穿了  
長棉袍子，然而她的表情及舉動和平常一  
樣的活潑，不過臉上的顏色青白得很。演劇  
的時候我還看見她很高興的在台上幫忙拉  
幕，晚上十二點半鐘散會後她還在第一作  
業室和大家有說有笑的吃稀飯，喝白蘭地  
酒。綜合這些情形，我當時完全相信她的病  
十中八九已經好了，所以後來我便沒有注  
意她的病狀，也沒有聽見關於她的消息。

那知道紀念會一笑便成了永別，這  
真是夢想不到的事！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九點半鐘我同大家  
到了德國醫院，想看一看齊可君最後的面  
貌。一到便聽見諸位女同學的悲泣聲，使  
我心中異常哀感，覺得有“生”，有“死”是  
人生的最大苦痛，因為我對於“人死”的經  
驗還是極薄弱的。那時最使我驚異的就是  
睡在鐵架牀上的齊可君的面貌及露在外面的  
手完全和紀念日我所看見的相同，顏色  
及肌膚的豐滿都完全一樣。她不過閉着眼  
睡在那裡就是了。但是人多嘈雜的聲音和  
許多女同學的悲泣，為什麼都不能驚醒她  
呢？她為什麼不起來或說些話安慰我們呢？

對了，我們眼中所看見的不過是齊可君的身體，軀殼。然則十數年來使她行動，使她說話的這軀殼的主宰到那裡去了呢？這種問題不但我像這樣淺薄的科學研究者，便是現在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也不能回答。不但如此，這恐怕是科學家永遠不能回答的問題。但倘若齊可君，十數年來主宰過這軀殼的齊可君 能夠再回到我們這個可知可覺的世界，她不是能把科學家所不知的消息告訴我們嗎？

突然間敲釘子的聲音和哀哭的聲音使我從冥想中驚醒。齊可君的母親的哭聲和面貌最令人傷心刺骨。

兩月以前齊可君是同學中最令人注目的一個人。她最活潑，在女同學中最愛說笑，身體最強健，對於運動最擅長，最熱心。她愛頑無論什麼時候看見她總是快快活活的但她的學業却是很好。她在先生和男同學間毫沒有一點拘拘束束的地方。我記得她去年說過的將來的志望是專門研究體育。這樣一個同學，尤其是女同學，在我們孔德學校實在是最難得的，並且她死得這樣的意外，這樣的悲慘，誰能忍心的不哀悼她？

她已經死了，沒有挽回的餘地了！但是齊可之死除給我們哀痛的懷憶以外，什麼都沒有嗎，就這樣完了嗎？不然！齊可之死給我們不少的警告和教訓。

“人的死生都是運命，”這是人人腦中都有的一種思想，但是我想，人老了，身

體一天一天的衰弱，以至於自然死亡，這不得不說是運命，因為對於這種自然的老死，人力是完全不能左右的。但是青年人的死，好像齊可君不過十九歲，並且身體素來是極強健的，這種青年人的死，我想除所謂運命以外一大半的原因是未盡人力的結果。但是我這裡所說的“人力”并不注重病後醫生的能力，是注重病前的人力。在這一點，齊可君之死給我們不少的警告和教訓。

齊可君之死警告我們說，學問，事業和好性情一樣，身體的強健對於人生也有同等的價值。身體的健康好比房屋的基礎。若礎基不穩固，一朝受風吹雨打的刺激，無論如何美麗的房屋也要倒壞了。但身體的強健並不是容易可得來的，也不是一天兩天可得來的，非經長年月的努力不可，並且長年月的努力所得來的強健身體要破壞牠却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們斷不可因為身體好，便忽略了注意。我們非時時刻刻留心不可。這種努力和留心的方法，照我所知的，我可以說出幾件最重要的來。

重要中最重要的是“吃東西”這個平凡問題。“病從口入”，這實在是千古不滅的平凡真理。吃東西第一要嚼碎。“吃飯不過是盡義務”，這是最不好的傾向。飲食品的種類也要留心，不可吃有害毒的，除有規則的飲食以外不可多吃零碎點心。不可胡亂隨便的吃東西。吃飯後不可即刻運動讀書或做事。吃飯應該是一種享樂，不可討

厭牠。

穿衣服也是重要的問題。不是美麗不美麗和材料好不好的問題，是穿衣服的多少，厚薄和大小的問題。衣服總要穿得舒服，大小總要合適于身體。不可爲“好看”去犧牲衣服的大小和厚薄。身上覺得冷就趕快穿衣服，不可勉強挨過去。傷風是百病的起點。

睡眠也是重要的事情。一天不睡覺比一天不吃飯更難受得多，而且更有害于身體。“早睡早起”。這是強健的必要條件。斷不可常在晚上十二點鐘以後睡覺，十點鐘最爲適宜。睡眠的長短總要在八個鐘頭的附近。我們中國的社會對於睡眠最不注意。本校的同學也有許多受了這種惡影響，這是非痛改不可的錯誤。同學中常有說頭痛的，我想這大半是睡眠不良的結果。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留心的方法，只算得是消極的方法。至于努力方法，積極的方法，便是“勤運動”。但併不能說，胡亂的運動一運動就行了。這是不對的！運動要適當，要和體力平均，要身體耐得住，斷不可勉強。適當的運動才于身體有益，不適當的運動反于身體有害。所以我們對於運動種類的選擇不可不十分注意。運動又要有常性，倘若一日做九日歇不但沒有益，而且有時反于身體有害。‘腦經愈用愈靈，身體愈練愈強’，這也是極平凡的真理。

人的身體是“自然”的最上的一種作品。身體的自然的生長和發達是絕對有益無害的，也是最能使身體美觀的。所以凡是壓抑自然生長和發達的行爲一定對於身體有害。但是人類的偏見常對使這種不好的習慣發生；在我們中國這種習慣也不少。好比我們的身體上應該長得高起來的地方，大家以爲不好看，用一種不自然的衣服把牠壓低或者以爲腳大不好看，無理的把牠纏小。這種不好的習慣在外國也有，好比西洋婦人的細腰，日本婦人的用寬帶束胸等等。這種習慣在我們崇尚自由和自然發展的孔德學校當然是非痛改不可的。

但是身體的自然發達是怎麼樣的呢？我們非先知道人身的構造不可。不但男子應該的知道自己身體的構造，併且對於女子身體的構造也應該有相當的知識，女子也是一樣。關於這一點，我希望做家長和做對於這方面有關係的教員要十分努力。不但外部，我們人身的內部到了相當的時期也有各種自然的現象發生。這種現象不但是無害，併且倘若這種應該自然發生的現象不發生了，那便不是健康的身體，結果必定弄成一種疾病。好比大便，小便也是這種自然現象的一部分，極平凡而極自然的，但倘若牠們停止了，人的身體便根本動搖，若長久停止，便非死不可。當這種自然的現象發生的時候，我們應該加意保衛身體，切不可隨牠過去。最要緊的是，第一要注意清潔（因爲這時候身體的抵抗力

薄弱 最容易受微生物的侵害)第二要  
不加遏抑。這一點希望女同學更要特別的注意。但是中國社會上無理的習慣實在不少。一般人對於這種身體的自然現象都抱極荒謬的意見，他們以為這是人身的大不潔，是最不上等的事。受這種謬見的影響，身體上發生這種現象的本人也都以為這是可厭的，不足以見人的事情，甚至于以為可恥，特別的遏抑，加意的遮掩，結果便成由人為的不清潔而生疾病。我們要知道，因為遏抑這種自然現象而生的病，和為這種病而死的中國人民還不知有多少呢？這種謬見不限于中國，也是世界人類的通病。但我特別希望本校同學的父母，做姐姐的，和諸位女教員更加要注意，要開導這些可愛但是無經驗的青年。併且希望男同學對於女同學，女同學對於男同學，關於這一點都要有適當的了解和同情心。

最後我希望本校的全體不要忘記為病犧牲了的可憐的齊可君。大家要學她的活潑的好性情，因為她的犧牲都要努力強健身體，併且不要誤解她是因為喜歡運動，太活潑了所以做了病的犧牲者。

一九二五，六，十，

### 編輯餘談

算來不滿百日，轉眼暑假到了，我們的旬刊，就至此暫告一段落。

當旬刊還沒有出世的時候，因為大家要說話，才立了這麼一個說話的機關，不過每十天才許說話一次，每次又只能在不滿萬字的範圍之內，實在不得暢所欲言。所以有些文稿，因為限於篇幅，不能登載，或者因失了‘時效’而不好再登。

本刊每期選載的文稿，在同學方面，是以年級為單位。——大概是各年級之較好的，却未必是全校中之最好的。又選載的標準，在相當的限度之內，是力求普及，并限定某幾個作者的文章。原來發行本刊的主旨，是著重在作者的發表上，很少顧慮到讀者方面的影響和批評。

本刊自四月一日出版以來，至今恰好出了十期。把這十期的本刊，通檢一下，我們覺得有些作品是很幼稚，很不熟成，好在“幾歲便說幾歲的話”，在某某年級的同學作品，差不多具有某種面貌。雖然作者名下，不註年級，不寫歲數，却是有年級或歲數可以約略看得出來。

本刊雖是我們學校的言論代表，其實學校生活的全部，只是表現不出多少來。就這十期的本刊而論，若由本刊前途的發展上看去，我們覺得也只是一點兒萌芽。這是我們自認為不滿意而更希望于將來的進步和擴充。 六月三十日 記者

**本校佈告** 本校定於七月六日放暑假，此佈。

**本社啓事**(一) 本刊于暑假期間，暫行停刊。暑假後開學時，照常出版。

**本社啓事**(二) 本社全人議定將本刊已出之十期(自第一期至第十期)彙訂成冊，並加封面圖畫，另行發售。凡欲訂購本刊合訂本者，請逕與本社發行股接洽可也。

**本校體育股報告**——六月 日下午，北大乒乓隊與本校乒乓隊比賽。先預定各方十人，後北大只來三人(烏以鋒，沈文，葉飛)與本校蔣仁裕，曾繼勳，沈合翔比賽，結果三對零，本校勝。

**本校會計處報告** 本校於六月十五日匯往上海總商會接濟滬工捐款現洋壹千圓整，茲已接其覆電，照錄如後：

北京孔德學校鑒：悉承助款千元救濟輟業工人，熱誠至感，容即協全工會等妥為散放，謹先伸謝。上海總商會鈞



新的國土

這麼一大群活蹦活跳的小孩子，一個分枝還不夠，動動就要鬧到本校來，爲什麼反在大家說話的旬刊上，像租界一樣給畫出那麼一點兒領域？難道有話還不準畫量的說嗎？是不可不聯合我們各級小朋友，群起反抗，共謀獨立。

來來來，我們另闢新的國土吧。憑我們創立一個世界，太陽會唱歌，月亮會教我們說話，花草魚鳥都是好朋友，誰都會跳，誰都會笑。好說謊的大人們，不要以爲我們是說謊，要不信，請來看！

鞠子

晚上的月亮，又大又明又好看。

徐進

小孩子說“太陽，你怎麼紅的呀？你是點了胭脂嗎？”太陽說“不是。”

紹曾

太陽到了早上就出來了。他出來的時候，就在我起來的時候。

月亮到了晚上就出來了。他好像個大燈。

星星在晚上出來，有先出來的，有後出來的，好像小學生來上學。

廷芳

小蝴蝶 花又花 小又小；一飛飛上天去了。

小朋友，小朋友，月亮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在大草地上玩。

德駿

月亮是我的好朋友 東南西北跟我走。

哈哈，工作快樂歌；唱唱唱，唱的真好聽。

辯可

跳跳跳，是好跳的。笑笑笑，又是好笑的。小草帽，好力勞（戴）的。來來來，叫你來。

唱唱唱，他們那邊唱歌了。我們不要說話，聽他們唱的好不好，要是好，我就拍手。

婉芳

太陽才出來，又大又紅又好看。石榴樹開花了。哈哈，花上一個小蝴蝶。

全德

“星星，你來了嗎？”“我來了”。“你幾時來的？”“一黑天我就來了”。

育黔

太陽會唱歌，唱的是“孔德，孔德，大孔德。”你說好去！聽不好去！月亮，我不會說話，請你告訴我吧。

慶珍

花枝上有一個小鳥唱呀。你們看他是多們快樂的小鳥呀？

有一個小蝴蝶，飛去又飛來了。小蝴蝶看見花枝上有一個小鳥叫他，他說“我不和你玩。”

齊崇

小蝴蝶，飛飛飛，飛到花上去採蜜。我愛吃的是什麼？我愛吃的是西瓜。

淑貞

他們畫的圖畫真好，我也學他們畫的。那們我畫的圖畫也好啦。

春霖

他們畫的圖畫好又好，我們畫的圖畫不好又不好。我們畫好了，他們的圖畫不好又不好。

殿璽

月亮和星星說話，月亮說什麼，星星也說什麼。

衡時

星星問我“你好呀？”我說“我好，你也好呀？”星星說“好 我們兩人一樣好。”

學梅

跳跳跳，跳繩子。笑笑笑，弟弟笑。小草帽 小人戴。來來來，大家來玩。

## 夢

趙澤珍

我夢見一隻老虎，很凶猛地跑過來，好像要吃我。嚇得我連忙叫‘弟弟呀！母親呀！快來打老虎’。母親就把那老虎打死了。那知我已變了一隻鳥，飛到樹枝上，一會兒我又變了一條金魚在水裏遊玩。

## 飛鳥

馬蒙

有一天，我看見一羣鳥兒在天空飛，一會兒高，一會兒低，一會兒左，一會兒右。草地上站着許多人看牠，都說牠們今天開跳舞會呢！

## 撲蝴蝶

孫惠迪

我××天到北大第三院去玩，看見黃白的花中間，有許多美麗的蝴蝶在那兒飛舞。我就拿帽子去撲牠，追了半天，一個也捉不住，我就出來了。在門口又看見一個黃蝴蝶，我再拿帽子打牠，仍舊是捉不住。

## 小貓

丁淑貞

我家養一隻小貓，捕鼠很勤。我家從前老鼠很多，白天常出來嚼壞東西，非常討厭。自從養了這隻貓，老鼠再也不敢出來了。有一兩個出來的就被貓吃了；所以我們家裏的人很愛這貓。現在牠又生了三隻小貓。小弟弟天天同牠們玩，他常說“這三隻小貓，是我的好朋友”。

## 小鴿子

陳紹彭

小鴿子，小鴿子，快下來和我玩，快下來和我玩。我給你好吃的米，天天給你吃個飽。你說好不好？

小鴿子，咕！咕！咕！咕！好像說不好，不好。

## 大高人

馬謙

萬牲園裡有一個大高人，他的身子有一丈多高，他的手有一尺長，他的脚有一尺多長。

我進園的時候，他坐着。我出來的時候，他站在那裡。我一看，呵！好高的人哪！

我說“你的床是定做的嗎？”

他看我了一眼，也沒有說什麼。我也看了他一眼，便回家了。

## 有趣的小弟弟

周若子

我的七歲的小弟弟，他要捉青蛙，沒有捉住，自己掉到池子裏了。

小弟弟掉在池子裏，我們問他“難過不

難過”？小弟弟說“不難過，我喜歡掉在池子裏，好跟青蛙玩”。

## 和弟弟打架

周靜子

有一天，我們的大弟弟，他同我們打架了。

我們要吃中飯了。我們的大弟弟，他在門口裡站着，不敢進來。

後來我們的小妹妹，把門開開，把大弟弟領進來了。

我們就笑了；我們同大弟弟說：“吃飯吧，大弟弟”。

## 打乒乓球

沈緯文

“來來，我們打乒乓球吧？”

“好好，但是沒有人和我們交換呀！”

“我們倆人打呀！”

“好！”乒乒乓乓打起來了，打來打去也沒有一個勝的人。

“哈哈！你看我的頭上的汗。你用手去摸摸頭，也是一頭汗。”

“我們不用說了。我們再打吧。”乒乒乓乓打了一大回，我說

“不打了，我看鐘已經四點了；我們一同回去吧。一同回家好不好？”

“好，明天再打吧。”

## 我的生日

關肇芳

我的生日，是正月初十。呵！不錯，正是那天；那天熱鬧極了！

那天，我的父親帶我到香山去玩，下午就帶我去稻香村吃飯，整整的樂了一天。

哈哈！正月初十，是我的生日。

## 打小狗

譚承煦

我有個好朋友，就是東鄰家一個十二歲的小孩。他的學問也好，性情也好。我們常在一處玩。

我家有一隻小狗，很是厲害，所以我很討厭牠。

有一天，我散學回家，剛進院子，就聽見鄰家那個小孩子哭的聲音。我急忙跑去一看，噫！我那小朋友，被小狗咬傷了一隻腿。我一怒便拿棍子打小狗，打得牠出聲！出聲！的叫。我說“誰讓你咬我的小朋友來”。

## 我家的雞

吳斌

我家有一隻公雞，五隻母雞，五隻小雞。有兩隻小雞死了，還有三隻小雞。

我天天給小雞吃米。那母雞天天到了中午就生蛋。那隻公雞，天天早上叫我醒。

## 可憐的小雞

熊先達

我的家裏，養了兩隻雞，一隻是母雞，一隻是雄雞。

我家有一個廚子，他很愛喝酒。

有一天，那個廚子心裏想，這個母雞會下蛋，我給他弄死了，主人沒有雞下蛋，就叫我去買雞蛋。那我便可以多賺幾個錢買酒喝。

他的心裏想了，第二天他餵雞的時候，只給他水喝，不給他米吃，後來那個母雞就餓死了。那個母雞真是可憐呀！

## 養蠶

趙光璽

我養了許多蠶。我的哥哥天天買了桑葉來餵他，一天餵他們五次。餵他們的時，看他們吃桑葉，一點一點的吃下去，一會兒就吃完了。

他們一天一天長得很快。有一天，他們眠下了，不動也不食。過了一天，他們脫了一層皮，便又活潑了。

## 可愛的蠶

胡國志

我養着許多的蠶，天天買桑葉給他吃。我從他才出來就喂他，一天大一天，一天大一天。我已經喂了他一個多月，現在吐絲了，可是太不齊了！還有的吃桑葉，有的才吐絲，有的已做成了黃色白色的繭。

人都說我喂的不得法，所以老的老，小的小，不能一齊上簇。不過我反覺得這樣更有意思。

## 可愛的圖畫

湯衍端

我姊姊有三張可愛的圖畫，這三張畫，是我姑姑給我姊姊的。姊姊頂喜歡這三張畫了。

有一天，我跑去問他，我說：“二姊！給我一張畫吧”。他說：“不給”。我求了好久，他才說：“給你吧”。

我很歡喜的選了一張心愛的畫，便走到東房裏給我的母親看。母親也說好，我便貼在牆上。

每天放學回家，就先跑去看看那張畫，一看見那張畫，就滿心裏很喜歡。

## 一張畫片

張振北

這一張畫片，多麼有意思呀！

看這院子裏有一棵蘋果樹，結了一樹大蘋果，紅的可愛。

有許多小老鼠，坐在樹下，仰了頭望着樹上的蘋果，好像是想摘一個吃吃。

但是這蘋果樹下面，有許多黃蜂，在那兒飛來飛去。嚇的老鼠又不敢上去吃，只是朝上望着。

哈哈！這張畫多麼有意思呀！

## 吃青杏

于永春

有一天早晨，我同着張世祺上學來，看見一個人挑着兩筐青杏，由前門往北池子走來。世祺給了兩枚銅子，買了五個青杏。

世祺給我一個吃。我一吃，那杏酸極了。我不喜歡再吃了，世祺還吃的很得意。呀，一看就教人嘴裡發酸。

## 甜嗎？

齊燿

有一個孩子，名叫阿大。阿大小時，他的父母早去世了。他現在，在他的叔叔家住。過了幾年，阿大在一個小學校上學。有一天，他叔叔給他一盒糖，在上學的時候就帶了五塊糖去。他有一個同學，很愛鬧，功課一點也不做，還常常的打同學。阿大帶了糖去，被那個壞孩子搶去了，不過阿大還是歡喜的玩。

第二天，阿大又帶了幾塊糖去，又被那壞孩子搶去，把個阿大氣急了。過了幾天，阿大想了一個主意，把幾塊糖用辣椒面和上一點水，粘在那幾塊糖上，弄好了，他就帶學校去了。那個壞孩子看見他帶了糖來，立刻就搶去，但是阿大還假做生氣的樣子。那個壞孩子把那幾塊糖一齊放在嘴裏，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阿大在旁邊笑着說道：“甜嗎？”

## 鮮紅的櫻桃

錢端禮

我的親戚家裏，有十棵櫻桃樹，春天的時候，他便生出嫩綠的芽來。

春深了，白的花便一齊開放，那時白的花和枝頭的綠葉，互相掩映着，十分美麗。

春來了，那美麗的花一齊落了，變成「カ×カ×カ×カ×」的綠果。

夏初了，綠色的果，便漸漸的變成紅而透明，又好看，又好吃的櫻桃了。

每年我的親戚，一定要送給我們一籃子。現在又可以吃鮮櫻桃了，我正想着，親戚家果然給送來了。

## 快樂的花園

李德媛

有一天，我在花園裏散步；忽然來了一隻蜻蜓和一隻蝴蝶，他們兩個說說笑笑的飛着。我看池水和金魚，還有小紅花和小青草，都好像笑嘻嘻的，歡迎蜻蜓和蝴蝶，和他們一起跳舞。蜻蜓和蝴蝶很感謝的飛近了他們。玩了好久，大家都倦了，便各回各家了。

## 瓶裏的芍藥花

金孔嫻

我家的花瓶裏養着幾朵芍藥花，是我最愛的，有白的，有淺粉的，有深紅的，有嫩紫的；有花心是淺粉花瓣是白的。牠們已經盛開了。這都是學校裡的學生和先生送給我的。我每天上學的時候，看見他們，我說“你們好開着，等我放學回來，再替你們換清潔的水。”芍藥花笑盈盈的點頭；但是牠不說什麼。我放學回來，見一朵頂大的芍藥花，正在一片一片的謝着。我心中很是不快樂，趕快拿了水來澆，又拿水灌進花心裏，但是他還是一片一片的謝着。

我想把牠丟掉了？又是怪可惜的。不丟了？插在瓶中，又是怪難看的。不如丟了？遲了一會，才從瓶中拔出來丟了。芍藥花呵！我的芍藥花呵！我同你今天要離別了，你要到地下去了。再要想見，除非是明年這時候才能相見。現在你要去了，再會罷，再會罷。

## 心愛的項鍊

王懋蔚

有一天我的母親和我姐姐到市場去買東西，我和姐姐說“你給我買一串項鍊”我姐姐說“好，你可要在家裡等着”。我說“好。”我姐姐就和我母親去了。我在家裡等着，等了一會，聽見外面打門。我心裡想一定是我母親和姐姐回來了，我就很快活的跑去開門。門開了，一看原來是一個客人。我又想道我快活了半天，還是白快活了。我就叫老媽子去迎他。那客人說“你們老爺在家嗎？”老媽子說“不在家”。“你們太太在家嗎？”“也不在家”。那客人就走了。

等了一會，我又聽見打門，我連聽也不愛聽，連叫老媽子也不叫。他們老打。後來老媽子聽見了，就去開開。一看，原來是我母親和姐姐回來了。我忙了，問姐姐說“你給我買項鍊了嗎？”姐姐說“買了，你瞧，你心愛嗎？”我一看心愛極了！一拿過來，便很快活的掛在脖裡了。

## 夜雨

李文珍

咕隆隆的雷聲，  
我從夢中驚醒。  
窗外閃閃的電光照着，  
大雨還是下個不停。  
我想大雨這樣的下，  
怕要將花兒打落啦！

## 雷雨之夜

程秀如

前天夜裡，這麼大的雨，雷一片聲隆隆的響着，閃光不住的照在窗子上，多嗎害怕呀！

那天我沒在家，我上我表姐家去了。吃晚飯的時候，五姐和我說“你想今夜在那屋裡睡覺？”我說“在書房裡睡涼快。”我五姐說“好啦，走！我們玩玩去罷。”

玩了多時，天也黑了，五姐說“走，回去罷。”我們就走回家裡寫字。

八妹說：“天不早了，請五姐給說個故事，說完了就睡覺，好不好？”我說：“好！五姐，”你給我們說個故事，”五姐說“等我想想了多會兒，才想出一個故事，說完了，我們就睡覺了，”

我不知不覺睡着了，睡到三點半鐘，一個呼喚表姐的聲音，把我叫醒了，睜眼一看，原來是我八妹叫我。她說“你害怕不害怕？”我說“什麼？”他說：“你聽！”這時候，正是雷聲隆隆的響，閃光一個連一個的照在窗子上，我也害怕了。

八妹說“你快叫五姐。”我就叫，“五姐！五姐！”叫了多時，她也不醒後來我也不叫了。

一會兒天漸亮了，雷也不響了，雨也不下了。我們起來的時候，看見新晴的天上還有幾片雲彩，東邊的屋頭上，湧出了一輪紅日。

## 早晨的花園

蘇從珍

一個星期六的早晨，我走到朋友家的花園裡，剛一進園門，就有一陣清脆的鳥聲，送到我的耳裏，清香的花味吸到我的鼻裏。走進園去，並不見甚麼鳥，可是有唧唧喳喳的鳥聲。我順聲音四處找去。

在又大又高的榆樹上，有一對喜鵲，熱着頭，顯出一種愉快的樣子，不住的喳喳的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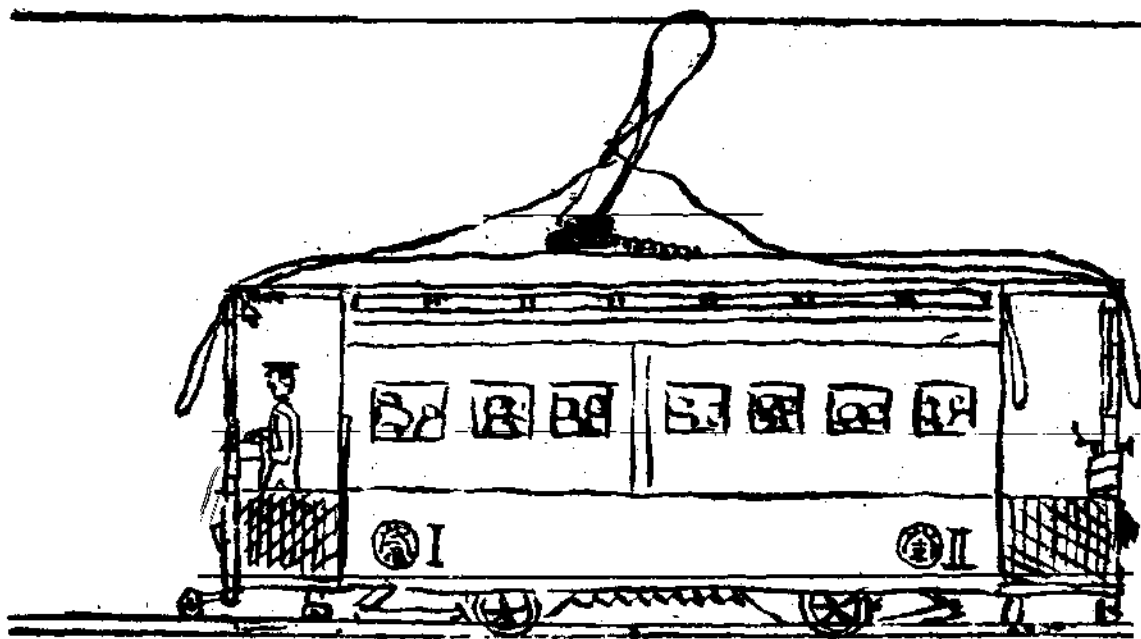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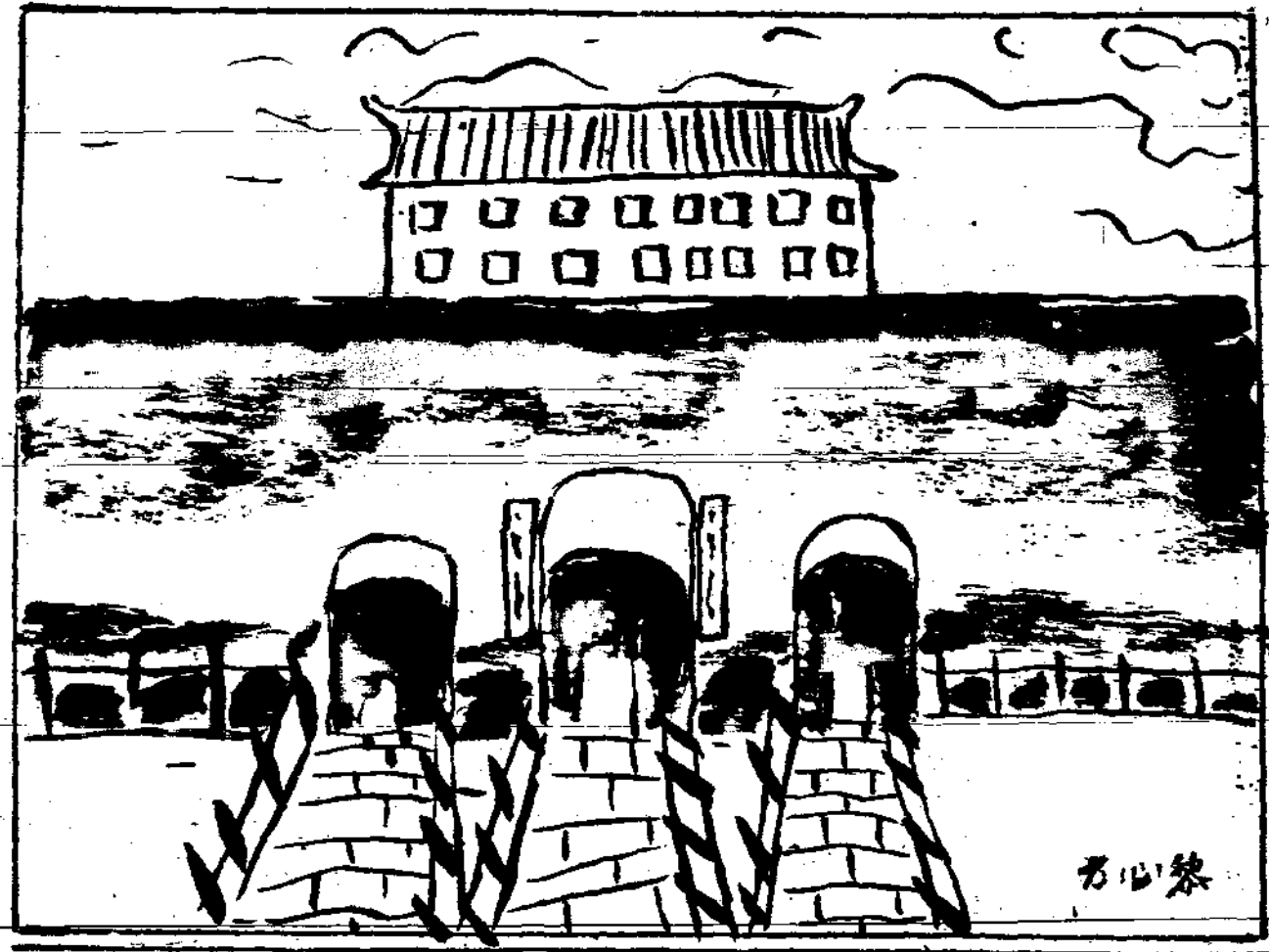
花園裏紅的，綠的，還有許多顏色的花，都盛開着。高高矮矮的果樹，結滿了紅的，青的，黃的果子。

榆樹上的喜鵲，不知飛到甚麼地方去了，却飛來了幾隻黃鶯，落在那邊的柳樹上，你唱我和，我唱你和，唱那悠婉的歌兒。我見他們這樣唱的高興，快樂，引得我也生了無限的快樂。快樂着，快樂着，我便對他們唱了一個歌

黃鶯，黃鶯！  
你們爲甚麼這樣快樂？  
唱的是甚麼清歌？  
你們的意思我也知道  
是不是愛這座小花園？  
是不是愛這些花朋友？  
是不是愛聞這花的清香？  
我的快樂，也和你們一樣，  
你們知道嗎？



# 記憶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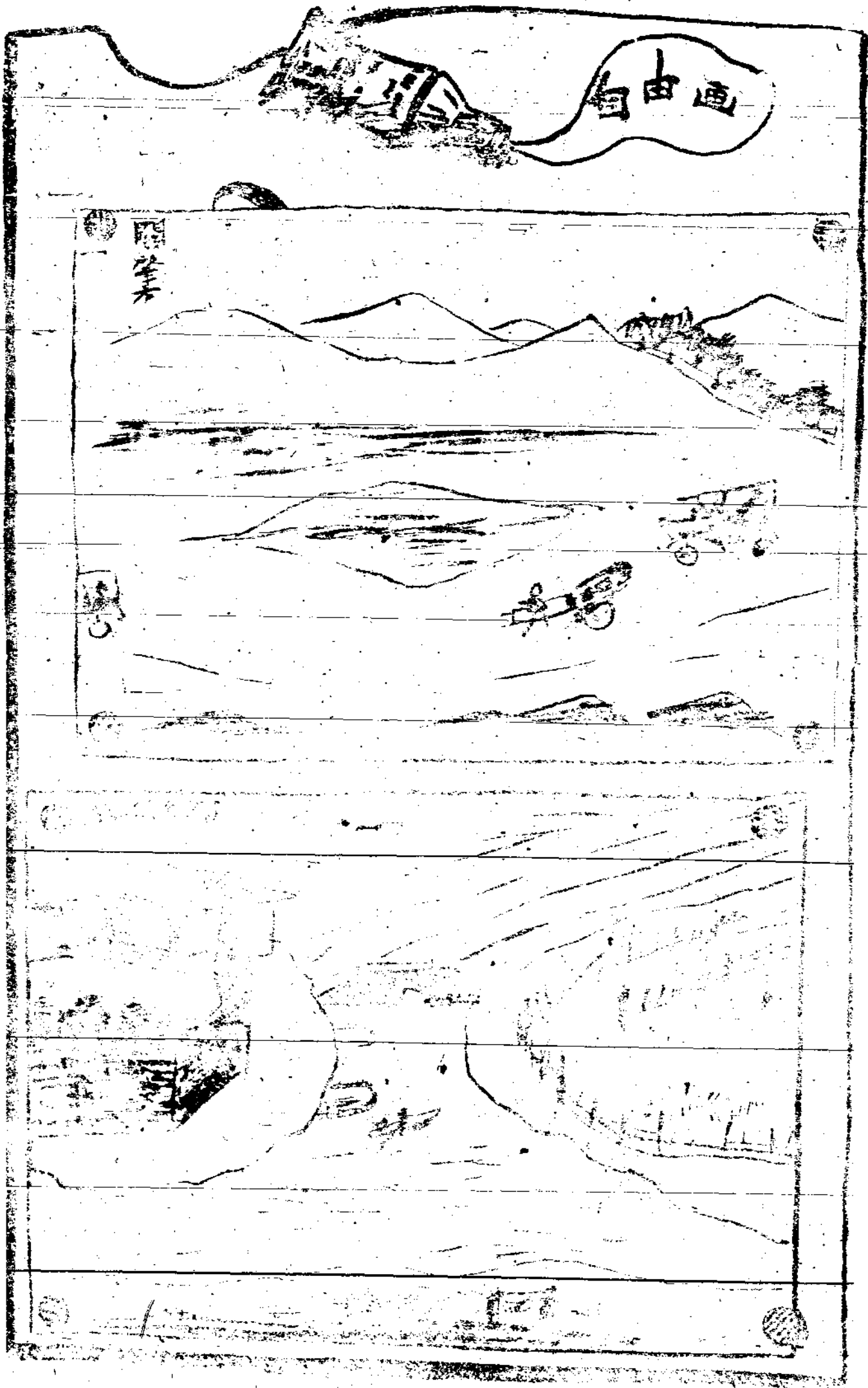
自由國

幼雅生. 金雲織



方本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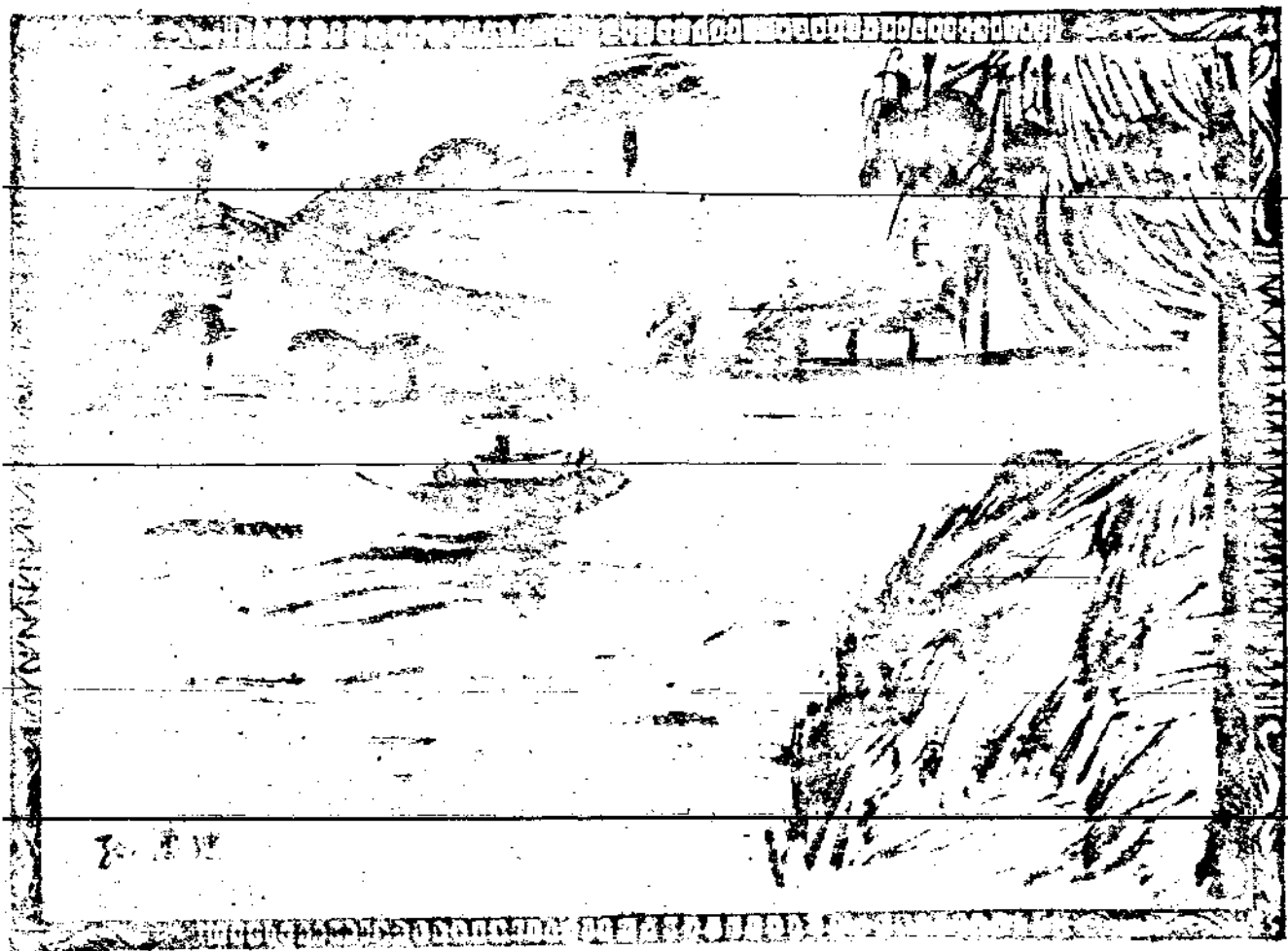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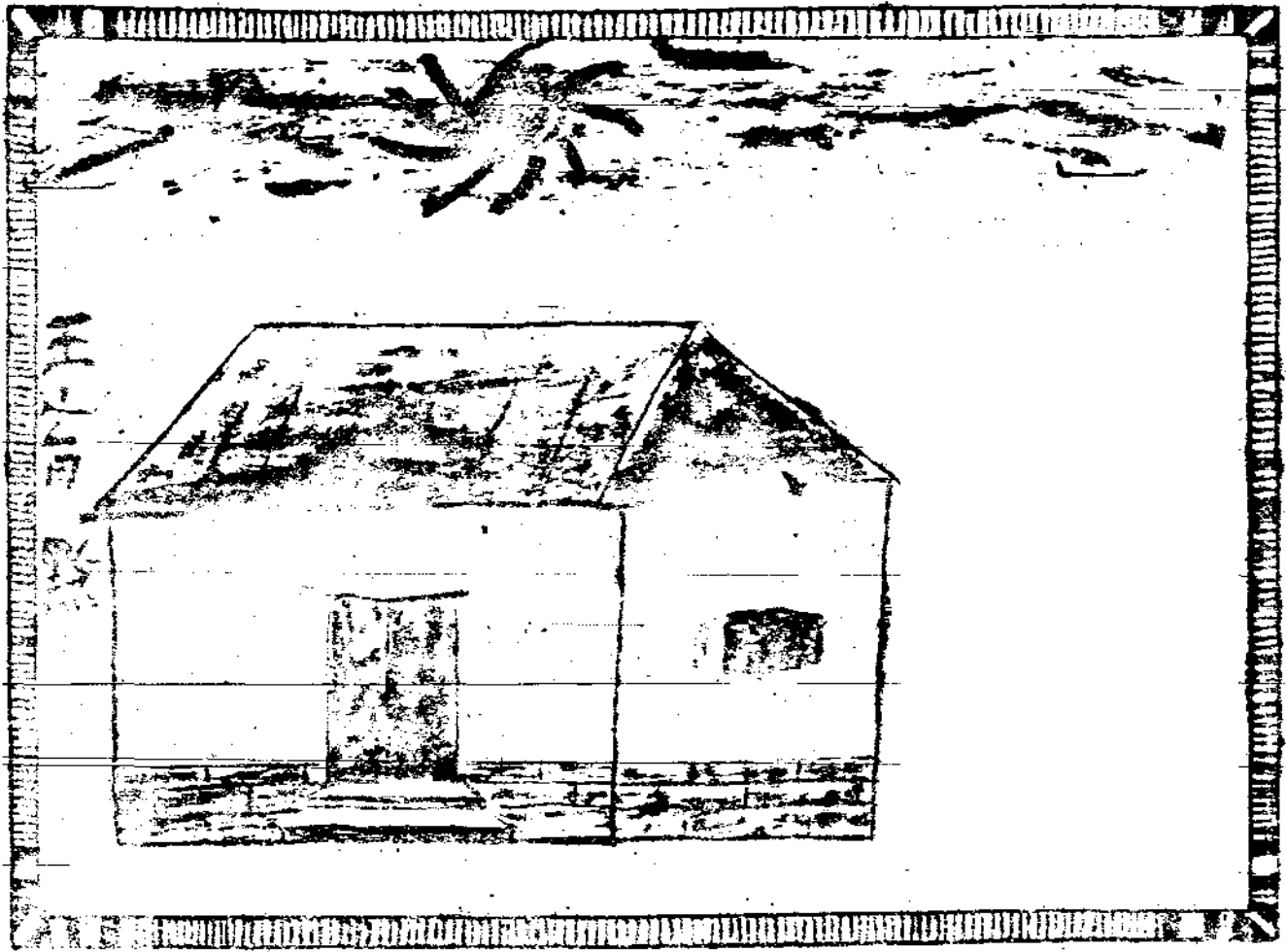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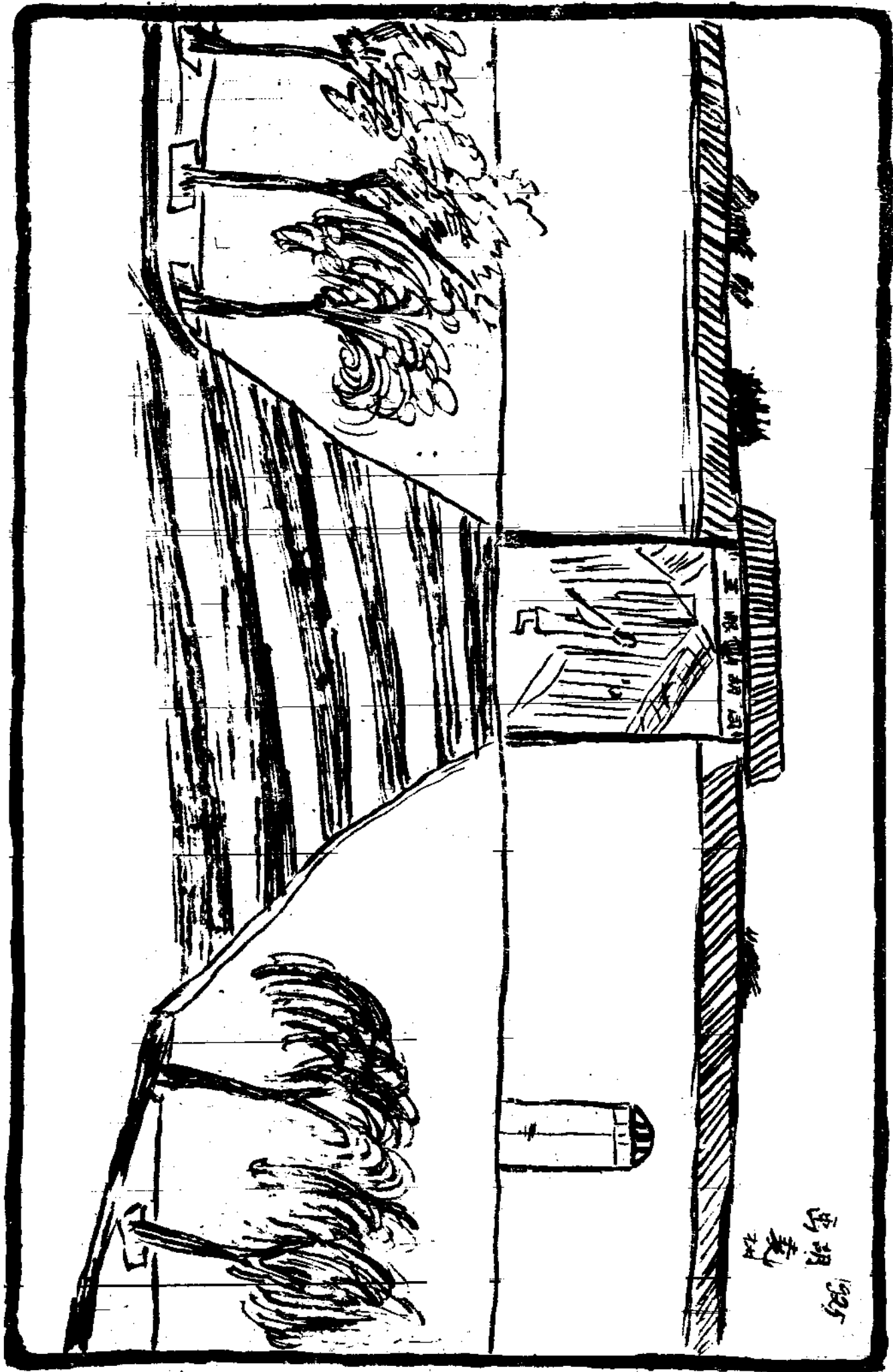


自由画

關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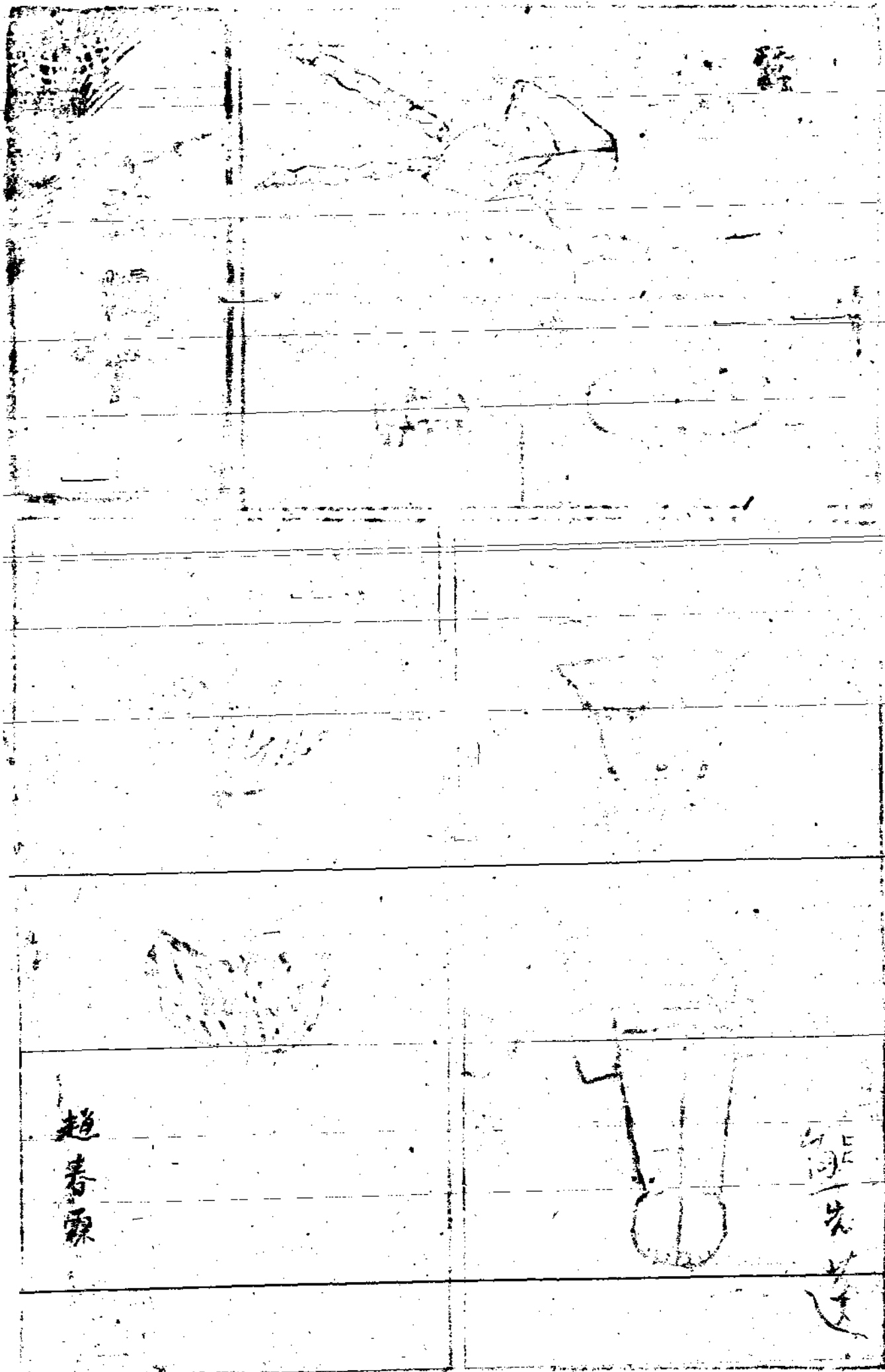






時事畫





趙春霖

趙春霖

后339号